

後漢書

循吏
酷吏
宦者

四十三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

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

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身衣六練

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

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買兼白
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
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
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
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
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
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
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

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閒吏事
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
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
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
郎朝廷疎懷爭為苛刻唯意獨所以中興之
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
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
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大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

自理

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錚顯也

斯皆可以感物而

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

前世趙張

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

又王渙任峻之

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

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

迹以為循吏篇云

東晉書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

明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列

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

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馳下車修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閒邦俗從化先是

含涇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

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

縣東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

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

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粗去郡遠

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

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

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
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
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侘
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
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
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
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
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果賜食於前勅以
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桂陽太守歸家頌後詔書須待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

家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

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

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

伐桑柘鄭玄注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云愛蚕食也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

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

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歲寒時並多剖裂
血虫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
守茨充教人種桑蚕人得其利至今
江南頗知桑蚕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

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

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

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

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萇者隱居

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

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志不

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掾吏白請召之

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南原憲伯夷之節

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南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萋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萋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躬獵為業不

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

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諸始知種姓咸曰

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怒子爲任於是徼
外蠻夷夜即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
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
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
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
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
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
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第
賓客爲人暴害延収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
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
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
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
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
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

要害

黃石雜種號也

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

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

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校學也自

掾吏子孫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身前

皆令詣學受業

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

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

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

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

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誨郡人也

誨音諾甘反郡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

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

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襄及興居金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

子作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

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

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

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

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
爵帝竒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眾
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
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
謁者王具共修作浚儀渠兵用景塢流法水
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
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
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
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

漚但入河內而已

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

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

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閒武帝入庶

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

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

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

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

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
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
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
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
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
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兵脩渠築
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
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砥績功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

績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

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

以百億計億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

日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典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莽及

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

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羨其功績拜

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

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劉攽曰案文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

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

情疑惑會時有神雀章帝時有神雀鳳皇

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

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

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

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

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

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

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

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

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

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

若皇帝青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

鳥之書也云堪天道也與地道也日金匱十四卷詩慎

相讓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為

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
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
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
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
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
門侯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
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
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
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歆曰注城
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十五年拜騎都尉副
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尉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

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
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
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
兄弟夫婦也有
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
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
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
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
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

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騏驎嘉禾耳露之瑞集其郡境肅
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
和二卒彭斧惇襄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郾人也

郾縣故城在今梓州郾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
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
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

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
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
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
而巳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列舉茂才除温令
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
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
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
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
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

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
嫌又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
盡情詐厭塞群疑又能以謫數發擿姦伏詐
數術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智筭若元興
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歛致奠醑以千數醑音張肉反說文曰祭酌也渙
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問
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

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李

自益列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以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代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賊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動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劭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

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
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

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廉

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鄉止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介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

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

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

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

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盡心奉公務在惠

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

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

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

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

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

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収捕且

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

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

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

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

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

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一歲斷獄不過數

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

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

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祖父武太

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

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

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

子之私也子不私也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

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於是共

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

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

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

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

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

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

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
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
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
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
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
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
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

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
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
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
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鄉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構歌以病自上徵拜
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
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滄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

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翁
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
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
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
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
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
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
致旱于公一言甘澤特降解見霍宜戮訟者

謂傳也

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
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
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
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
常通商販貨糴糧食賀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
也甚曾未踰歲法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
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
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
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悅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
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
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
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
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

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
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
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
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
容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
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
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然
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
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
也新序云昔平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
公餘並同也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
好爵吾與廊廟之寶棄於溝渠赤刀大訓弘
爾縻之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周禮大宗伯甸天府掌祖廟之守藏九國之

五鎮大寶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

器藏焉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為

貴繁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

鄰陽日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王者取士宜

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思立微節不

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

突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播

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

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

文文謂道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

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列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

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

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爭欲

上言訪曰若止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太

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入順帝璽書
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
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
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
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
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
叔遠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

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

○劉放曰化之按文之字當作人

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以為忿恚

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

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

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

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

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

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
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
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
司徒种暘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
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
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
詳曰余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
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
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所辟

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
不忤旨默諫
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
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
悼惠王肥
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

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

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
縣名屬

濟南
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

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

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

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

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井

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

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

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

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也氣二曰無

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日通財

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敞

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

賣富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

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龙雜也老

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閒出若邪在今越列人

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閒

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

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

為宗正大鴻臚丞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

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
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
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放曰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字是廉字家無
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
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方官至山陽太
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
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

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董

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
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
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
平中繇為楊列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
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
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
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鄉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

苗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

少為書生淳默鄉里

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覺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

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

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

母子飲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

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

言元覽呼元誦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

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遂修孝道後成佳

士也○劉敞曰注言元覽呼鄉邑為之諺曰元誦責元案文多元元字

父母何在在我變化我鳴臬甫所生

鳴臬也

時考城令河內竇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
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日見無禮於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

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特渙

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

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

卒終

覽入

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
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

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

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

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

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

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

宴安也論語日子之宴居

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

冠乃敢升堂家以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

方正遇疾而卒，其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童恢作种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

故城在今密列
莒縣東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

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列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

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懣懣。

寃一虎低頭閉自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
 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
 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
 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
 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孝廉將喪棄官
 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噉令苛則人亂理成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響衡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烹鮮老子曰理大國

者若烹也推忠以及眾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小鮮也
 除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
 之情則其下鳴絃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擘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贖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呵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出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張臬王鰲雙校正

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張臬王鰲雙校正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范曄後漢書七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

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且

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故臨民之職專事

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剛

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審成爲濟南

郡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

與結 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
驩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
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室漂
血十里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
方深各數丈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雜舉
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
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
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温舒爲河內太守捕
部中豪猾論報致温舒有虎冠之吏王温舒
流血十餘里也窮按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
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

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
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勢摧勒公卿
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前書濟南矚氏
豪猾二千石英能制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
矚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軌又趙
廣漢爲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
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
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
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劉放
曰注疏庭下按本傳疏當作跪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
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
天下爾雅曰罔壻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

後漢書卷之七

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

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

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

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

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

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

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驕騎持原宣

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

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

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

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
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
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宣喜等聞懼即時降
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
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
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

宣
與

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
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
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
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
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滅亡
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
覆杯食机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

食不取遺餘亦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
奉職不取遺力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
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小也左縣
五年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
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
知之以宜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
字亦有無者按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
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
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
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饋也說文日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
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
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
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盜賊清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
吏人畏之數年遷楊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

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係屬河南郡

故城在今洛州隗躡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濟源縣東南也

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

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

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

日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

子天所富勤力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

啞過常故以喻也諸不入冀府寺冀天水大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

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

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

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

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經明教授歷州郡吏

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

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屬東郡

也縣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等

於縣界起瑯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書藥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入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雖有辨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

之掾吏止章

○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

曰二千石行不得

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

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

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

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

狀上帝采以所得班勞吏七後坐度人田不

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

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
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
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
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
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
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叔考姦滅無出獄者以威名遷
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
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列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

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
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
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
給劉放曰按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為垣墻塹為坑塹也肅宗聞而憐
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
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為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
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
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
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

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外頗有
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
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
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
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
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
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

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

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

日貫出貫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

戚然苛慘失中也慘虐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

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

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

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

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紆仆踣也

自謂無全乃紫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

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
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
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
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
父稱臧文仲教行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
父事君之辭也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
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
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

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熾火雖微卒

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熾履霜有漸可

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宜尋呂產專竊之

亂呂產呂太右之兄子封為梁永惟王莽篡

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

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

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

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少

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

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

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

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

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

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

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

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也悖亂百姓侵冤及

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

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

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奸皆

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

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

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

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

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

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

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劉放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

好申韓之學部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義處斷也常為臺

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禽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

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

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

部異

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諾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

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即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白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

蟬音

式鏡反楚詞曰齊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口天下

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扇扇音吐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

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

罪合誅滅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

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

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

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

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

誅滅

簪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
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
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
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
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
皆各緘滕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
國注尚書曰滕緘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
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枚戠也音
亡粉反我
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

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
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
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
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
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
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
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
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

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
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
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
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
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
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
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

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
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
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
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
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
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怨惴懼也音莫
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左傳申叔特曰人
杜預注云敦厖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
蒙中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釁者以墨蒙其
釁處而畫之犯宮者雜髮犯叔世偷薄左傳
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曰叔
向日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上下相
代也偷苟且也李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
蒙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義不
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
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
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
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
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故嚴君蚩
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
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
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鑿
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此
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
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
此蝗豈鳳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
皇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縣有所廢豈吏
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
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袁安未嘗鞫人
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而猾惡自
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

行興

辟法也音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

左傳

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入信於人也

苟免者威隙

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

君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

也愛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

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

亂之始則哀矜而勿喜也

去殺由仁濟寬非虐

論語

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
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

未暴雖勝崇

本或略

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

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之

未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

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察文多一本字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王師道校正

通文極新卷六十六

...

...

...

...

...

...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之文也

宦者四星在

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

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刑

足者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命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

路寢也 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

月令仲冬命閹

尹審門閤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

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官詩之小雅亦有巷
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
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
巷伯內之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
小臣也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
能者則勃貂管蕪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
輒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偪將焚公官殺晉
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
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蕪犯我以義違
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忠然而有得焉吾
死之後爵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
之於朝也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文曰蘭相如為趙宦
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
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也
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
及其敝也則豎刁

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
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闔
官刀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
至則次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
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
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漢興仍襲秦

制置甲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
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
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
田生求事呂

后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茂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

開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

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

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潜游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

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

服志曰禁門曰黃闈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

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人○劉放曰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

也他士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

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

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

大慙慙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

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

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

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
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
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
房闈之閒爾雅曰宮中小不得不委用刑人
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
巷之職闈牖房闈之任也永巷及掖廷並署
謂之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
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

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
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舉重

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
父族母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

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
也五宗五服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

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

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如棊

之布列史記日往往其基子分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

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路南

品和謂卞和也揚之州貢金三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

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

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昌言曰為音

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

臺深池撞鐘舞女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

綺室室之綺麗者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表綺皆剝割萌黎競恣

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

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前書曰史

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單書也所以海內嗟毒志

士窮摟寇劇緣閒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

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凡稱善

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

服之蹶怨協群英之勢力九服已見上羣英

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

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蕞崇自

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魏武因之緣

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

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

官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
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
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者令時竇太后乘

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

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

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

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

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

衆功美封為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鄴音士

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

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

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為關內

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官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

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

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

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

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白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

以倫又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勢縣

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

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

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放

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今倫監典其事倫初

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蔚康叔之

冒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權敘其可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

曲為文飾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

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者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

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與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閹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閹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

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閹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

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
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
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
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
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
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
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
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
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

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墜車左右
以戟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
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
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
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鈎者令陳達與故車騎
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
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
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
楊佗佗音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勳
記日

程賦乘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當著
矣漏盡光為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
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
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字
宜秋門會李閔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
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作疏光
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
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
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懷
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懷
忠憤發勳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
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為謀首
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
華容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

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孟叔
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
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
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
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
也陳予為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亮反趙封為析縣
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
一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
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閔以先不豫謀

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
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
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
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
恚懟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為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
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
等功勲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
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

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劉放曰
中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
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
戀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
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
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
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
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
揚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

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
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
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
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
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
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減罪減死
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
而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

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

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今得臣

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

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
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

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小黃門
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
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
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
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
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
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
列刺史种嵩於斜谷閒搜得其書上奏太守
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

騰之適遂寢嵩奏騰不爲纖介常稱嵩爲能
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嵩後爲司
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
帝特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
太尉嵩具表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
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
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

悺音工莫反又音縮

唐衡潁川

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愴衡為小
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
父尚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
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
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
言也掛與鉗古字通音
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又恒懷不平恐言泄
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
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
皇右家
也衡對曰單超左愴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

小簡不疑收其兄笏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
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
敢道於是帝呼超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
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
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
當誅日夕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
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
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
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

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棺衛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棺上蔡侯衛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

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敬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其後四侯轉橫天

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獨坐言驕 徐卧

虎唐兩墮 兩墮謂隨意呼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

作雨也 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

蜀駝施於犬馬 駝以毛羽為飾音如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

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

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

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

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愴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宜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宜者浮乃收宜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宜國賊今

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宜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虛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璜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減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

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
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
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
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
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
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興
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

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
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
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
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
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
放縱覽兄參爲益列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
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
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放道自殺京兆尹袁逢
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

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復上音房又反

建寧二

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貪侈奢縱前後請奪入宅三百八十一所田

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

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

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為冢為壽冢

石槨雙

闕高廡百尺

無廊下同屋也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

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

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

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

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

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

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

驕奢策収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

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

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

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興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音共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

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辭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果

侍候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
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
關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
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
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
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
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

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
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

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
五百字本爲伍

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
驅余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破石

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
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
死獄中時連有災異卽中梁入審忠以爲朱
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

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請禹

稷契咎陶伯益也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論語文也

陛下即

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

政

桓思

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寶后傳誅

康及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

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裯及其身遂興

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

撞音直江反

執奪璽

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閒骨肉母子之恩

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

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列郡

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

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

取御水以作魚釣

水入宮苑為御水

車馬服玩擬於

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

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

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

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

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

興之功

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

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

馘截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

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

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

昔秦信趙高

以危其國兵使刑人身遘其禍

左傳曰具代越獲俘焉以

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曾昭

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不聽後

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

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

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

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

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

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

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

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

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婦滅醜

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

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
府府藉妻于共封以終安言之紀章亦不詳
呂強傳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
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
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
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
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
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

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
品卑入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
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趙高指
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堊
下不悟妄授第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
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
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
陛下惑其瑣才瑣小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

賢才不升素餐私俸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

穡荒疏鄭玄注周禮云人用不康罔不由茲

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

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

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

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

品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

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

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

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

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嫠居西宮而不見恤

悲愁怨曠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

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

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諫晉侯曰君養人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

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

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認書

當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

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

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閒疏遠解瀆邈

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

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

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

白色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

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弗反穀梁傳

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

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依規也商君被刑

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君如杆民如水杆方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槐屬也音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

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

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

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

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

聞前召議即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宜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

追刺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勲烈獨昭陛下既

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

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

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

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猜

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

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

敬曰注希之案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

文希當作物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

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

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

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

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

委任王府王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

其器能也咨謀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

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

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

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適之咎明鏡

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

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

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

正賢自身失道則無以願陛下詳思臣言不

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列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暉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暉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

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

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

南陽郭耽汝陽李廵北海趙祐等五人繼爲

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廵以爲諸博士試

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

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

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

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

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

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
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

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

都鄉侯與音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

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

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

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

風人孟佗佗音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

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

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

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

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

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三

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是時讓忠

及夏暉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

韓攄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
兄弟弟布列列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
旣作盜賊糜沸卽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
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
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
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
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

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
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
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
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
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
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譖徐奏事獨發覺坐誅
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

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
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
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
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列郡部送
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
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驛其價也因復貸之於宦官復
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
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
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列郡

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
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

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

諧謂平論

定其價也

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

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
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
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
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
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

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

刃積其中也又還河閒買田宅起第觀帝

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

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

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

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求安侯

臺水安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

但諫曰尚姓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

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沼潭巴曰天子

無高臺榭高臺榭則

下畔之蓋因明年遂使鉤者令宋典繕修南

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

龍玄武闕蒼龍東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

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

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

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施於橋西用灑南北

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

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刑象兆見此錢

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
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
朝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
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
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
三世以嬖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
褒姒○劉放曰正文案世
當作代說嬴氏以奢虐致災秦始皇
已見前西京自

外戚失祚東都緣閣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
商之又矣商謂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
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
闕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
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
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
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
謂呂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
強也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
延同等也非直苟恣

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

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

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閒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

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

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壘

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

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乃巷職遠參天

機毛謂曰寺人巷伯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

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又曰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王鰲叟校正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臣等謹將各省督撫...

